江南野史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江南野史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後主

後主名煜，字重光。本名從嘉，及嗣立改焉。嗣主第六子，太子冀同母弟。初封安定郡公，周師入淮甸，遷神武都虞侯、沿江巡撫，因獵於野。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，帥眾將渡江征建康。見白气贯空，使觇之，乃後主與眾獵焉。叹曰：「彼有人焉，未可圖也。」遂止。嗣主聞之，因立爲後，以吳王參政。

嗣主南遷洪州，遂立爲太子監國。嗣主殂，遂即位，尊母鍾氏爲太后，立妃周氏爲皇后，封諸弟爲王，百官皆加職。罷諸郡屯田歸州縣，委所屬宰簿與常賦俱徵。隨所租入十分錫一，謂之「率分」，以爲祿廩，諸朱膠牙稅亦然。由是公無遺利，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，獲安業焉。

乾德二年，始用鐵錢，以十当銅之一。初嗣主即位，征伐頻起。先主德昌，泉布既竭，遂議鑄唐國錢。其眉曰「唐國通寶」，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。至數年而弊作。百姓盜鑄，幾至一觔余，以一文置水上浮而不沉。雖嚴禁不止。至是有鐵錢之議。既行至數年，物價漸增。諸郡之民复盜鑄者頗多而輕小，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。國家雖以法繩之，犯者配遠郡，民罹之者益眾而不止。又先主世不概括定民產，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

官，廩受盐二斤謂之盐米，百姓便之。及世宗克准南，盐货遂艰，官無可支，至今輸之犹爲定制。以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守南昌尹。冬，建州節度使陈晦卒，時後主罔恤政务，晓於禁中卧聽内道場童行撞鍾。有節數喜而召之，当剃度爲僧。而童子奸猾，對曰：「不敢独受恩泽，愿陛下如佛慈悲廣覃，諸郡於是普度焉。」是歲十月二日，後主納國。开寶三年冬，後主因校獵於青龙山，还大理寺，亲录囚系，多獲原宥。给事中萧俨、中書侍郎韓熙載等弹奏，称狱讼必申有司，囹圄之中非車驾所宜至。请省司罚内帑錢三百萬充軍资库用。

三年夏太白日見，至秋方沒。又二日相触，時人以视見之。是歲韓熙載卒。天王使至，諷後主入朝，煜不应詔。初流言共謂北使窃伺後主匡饯至船，必載之北度。自是後主惧不敢登使者船。秋撫州齐王景达卒。遣弟宜春王從謙入朝京師。冬有商人上密事，请窃往江陵焚燒北朝所造楼船战舰數千艘，乞割符验。

後主惧事泄，不敢聽。於是商人遁去。下令貶損制度，下書称教。改中書省爲左右内司府，尚書爲会府，御史台爲司宪府，翰林爲弘文馆，枢密院爲光政院。降諸王爲郡公。初，台阁殿各有螭吻。自乾德后天王使至則去之，使还复用，至是遂除。

四年冬，南都留守南昌尹林仁肇卒，遇鸩也。诛内史舍人潘佑，户部侍郎李平以侍卫亲軍，都虞候申令坚爲吉州刺史。

六年，遣次弟邓王從益朝京師，寻遣回，諭後主入朝。六年冬，王師济江，克池州。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率師御之。败绩於当涂。

遂戒嚴城守。下令去开寶之號，公私牒籍称甲戌歲，募民献納缗粟以裨國用，而署之以爵秩。時献者頗多，袁州萍鄉制置使刘茂忠破潭師於境内。

八年春，有彗星孛於东方。初，亘中天，其末曲向北，時謂之扫星。迨晓至亭午短如帚焉。城將陷沒，越人攻丹徒。命同德軍都虞候庐绛督舟師出援之。是歲阅民爲司徒。初，先主之世既爲量民田以奠科賦。自二缗以上家出一卒，號爲义師。中有别籍分居又出一卒，謂之新生拟軍，至民間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，謂之新拟軍。又於客户内有三丁者抽一卒，謂之國軍，后改爲扳山軍。使物力户爲之將校董之。

又嗣主之世许諸郡民划竞渡船。每至端午，官给彩，俾兩兩较其殿最，胜者加以银

碗，謂之打标，皆籍其名。至是盡搜爲卒，謂之凌波軍。率民間佣奴贅婿，謂之义勇軍。又募豪民皆自备缗帛軍服兵器，招集無赖亡命辈，謂之自在軍。民应之者益多矣。王師围急，乃窃降蜡書招百姓。自老弱外能被执者謂之排門軍。凡十三等名，遣赴边境及登城把守，建康城陷方罷歸农。

其將校起发入京師，數年放还鄉里。夏，诛神卫统軍都虞候皇甫继勋。秋，洪州節度使朱令赟自浔阳湖口帅水陆諸軍將校援建康。进次虎鐏洲，與王師合战，眾皆溃，令赟死之。初，後主以大兵围近，历年百姓疫死，士卒乏食，俾陈乔作降款，與太子出降。使行人與約诘。旦至午未决，寻城陷。都招讨使曹彬既入，後主出拜於宫門。彬曰："何故負約！"後主無辞，唯言人心不一故也。遂令左右奉玺缓上彬。彬复命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城歸顺。唯江州不從。其裨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，遂据城叛。先锋曾翰帅眾攻之。師老而疲，至明年冬，食盡方陷，遂屠其城。王師既入建康，唯後主官門不入。時升元寺阁數层，高可十余丈。梁時爲瓦棺阁。豪民富商之家避难於上，迨千余人，爲越人所焚，一旦而熄。彬乃使監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阙，百司官屬仅千艘，將发，號泣之声淘於水陆。

既行，後主於舟中泣數行下，因命筆自賦詩云：「江南江北舊家鄉，三十年來夢一場。吳苑宫門今冷落，廣陵台殿已荒凉。云笼遠岫愁千片，雨打孤舟泪萬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間坐细思量。」既至汴口，欲登禮普光寺。左右谏止，後主怒而大骂，曰："吾自少被汝辈禁制，都不自由。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"登之拳而禮，叹念久之，散施衣物缗帛。至京師乃面缚御壁，羣臣舆衬，以見太祖。太祖以後主拒命劳師，然念称藩入貢二十余年，乃赦之。後主與臣寮素服徒步。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："汝爲江南國主已乎。"煜見左右班列仪卫嚴肃，股栗久之，不能對。寻命赦罪，賜冠带，遣就馆。封違命侯，授左千牛卫上將軍。太宗登極，改封陇西公。太平興國三年秋，後主因疾，上宣翰林医视药，中使慰諭者數四，翌日而殂。在伪位十五年，年四十二，赠太師，追封吳王，给賜含襚.弥厚遣中使护丧事。

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，尝謂人曰："他日王師見讨，孤当躬擐戎服，亲笃士卒，背城一战，以存社稷。如其不獲，乃聚室自焚，终不作他國之鬼。"太祖聞之，謂左右曰："此措大見語耳，徒有其口，必無其志。渠能如是，孙皓、叔寶不爲降虏矣。"至是果然。後主自少俊迈，喜肄儒學，工詩，能屬文，晓悟音律。姿仪風雅，举止儒措，宛若士人。

酷信浮圖之法，垂死不悟。常於禁中聚僧尼，署寺宇於中。常所聚徒數百人。朝退

與后顶僧伽帽，衣袈裟，轉诵佛書，手不暫释，拜跪顿首，至爲疣赘，亲爲桑門，削作厕简子试之，腮颊有少涩滞者，再爲治之。其手常抄，乃學佛握印而行。百官士庶則而效之。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萬余，亲给廩米，帑藏缗帛以供之。常召募有道士爲僧者與之二金。往往有贪苟而爲者。僧犯奸，有司具牍还俗。後主乃曰："僧人奸淫，本圖还俗。今若從之，是纵其欲。勒令禮佛三百拜，免其刑。"

北朝聞之阴选少年有经叶口辨者往化之。後主崇奉，謂之一佛出世，號爲小长老。朝夕與论六根、四谛、天堂、地狱、循環、果报，又说令廣施刹梵，营造塔像，身被红罗销金三事。後主让其太奢，乃曰："陛下不读《华嚴经》，爭知佛富贵"自是襟怀氵敞恍，兵机守御之謀，慌然而弛，囷廩漸虚，财用益竭。

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兰若仅千間，聚徒千眾。旦暮设菜食，無非异方珍馔，一日食之不盡，明旦再具，謂之"折倒"，時議謂"折倒"爲煜自讖。及大兵至，后爲营署。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矶下草庵，自云"少而草衣木食"，後主使赍供献，佯爲不受，乃阴凿穴及垒石爲塔，阔數围，高迨數丈，而夜量水面。

及王師克池州而浮梁，遂至，系於塔穴且渡，南北不差毫厘。

師徒合围，乃召小长老議其拒守，對曰："臣僧当摇退之。"

於是登城大呼，而周麾兵乃小却。後主喜，令僧俗兵士，念诵救苦觀音菩萨，满城沸涌，未幾，四面矢石雨下，士民伤死者眾。後主复使言之，托疾不起，及诛皇甫继勋之后，方疑無验，乃鸠而殺之。時城中有僧數千表乞披坚执锐出城斗战，後主不從，曰："不可毁他教法。"宰相汤说、吏部尚書徐铉之徒但顺非文过，尸祿希旨，曾不一言谏诤。坐待王師，阴伺败亡，随作系虏。韓熙載谀佞苟容，尝上疏云："諸佛慈悲，尚容悔过。"言多此類，任成祸胎，見危是幸。迨卢绛出水战，生獲裨校及甲士百人，其校身状魁岸，容貌甚武，將見後主，或告之曰："若對官家，善爲词说，必免其祸。"校乃抗声："彼則一國主，何官家之有。"既見喏而不拜，後主喜而且惧。因問："北師中似汝辈者幾"對曰："國主若悟，诚宜趋降，爲一城生民延命，苟不如是，旦夕之中适爲鱼肉。如吾辈者幾萬，何足問之"後主默然無断，久之令出，爲阎人所刺，乃大呼曰："死不得其地矣。"余甲士皆重伤，後主哀之给饮食药饵治之。迨愈引見，各给曰："官家如佛慈悲，好生恶殺，臣等無以爲报答。愿逾城窃斩北師以谢生成。"乃夜纵之，迨旦皆割馘而至。後主喜之，赏賜有加。於是再遣之，而不复至矣。後主不知贼取城外百姓耳献焉。故城中虚實之状皆

被测之。諸郡有断死狱者当先奏牍，既详覆無疑，乃於佛前灶香爇灯以达旦爲验，若火灭則從之，如燃則货死。富商大贾有犯法者乃賂左右内人，窃续之而獲宥者多矣。其爲人朦昧若此，不亡何俟。

初北朝兵將興，吉州子城上有神現頭如車輪，額上有珠光烁如月，軍民皆看，數日而沒。今俗呼爲天王楼。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楼航皆有將軍之號，忽一艘且吼如人，聞於十數里。後主乃降杖决之。又見凫雁自北而飞，迨千羣至城側叫啸悲鸣，遺粪於城屋及女墻上，皆白而臭月余乃止。城中士庶衣碧服染，時须经宿露則愈鲜，時呼之爲"天水碧。"庐陵曾氏將娶婦，忽化爲女，后嫁之生子焉。又有海　形如大堤，长數十丈，至於浔阳。值冬水涸，不能旋，每每噙喁，水自脑而出，或云海神取其珠矣。迨死，人食其肉，多者至，卒以胁骨爲桥，脊骨爲臼。　者，鲤之類也。既死則國亡。其怪讖多若是。煜之君臣皆顓蒙不悟其妖。

宜春王

宜春王從謙，嗣主第九子，後主之母弟。幼而聡悟，好學有文词，未弱冠有能詩之名。嗣主尝於苑中與宰相奕，而從謙侍側，嗣主命之賦《觀棋詩》，從謙乃命筆立賦曰："竹林二君子，盡日意沉吟。相對终無語，爭先各有心。恃强终有失，守分固無侵。若算机謀处，沧溟想未深。"嗣主览之惊叹，令頒示百寮以爲规诫。士流爭写，纸價动於建康。及後主嗣，立封王。开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，煜未行乃遣從謙奉朝貢。既至，敷奏無失禮節。太祖优恩，封之爲充王，賜第宅錫赍頗厚，恩及藩戚。未幾侍上，上從容謂之曰："卿可貽書與國主，令入朝奉，朕当大驾抵宋亳而迎，封之以大府，所謂彼此遭逢，自無失時。"從謙對曰："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庙，陛下垂覆載之恩许之入朝，寔千載一遇，必须奉詔。"太祖因賜酒食缯帛而罷，及從謙爲書使至建康諭以上意，而後主爲陈乔等所制，乃不從。及平建康，後主入朝。太宗诘以不從從謙之旨，拒命劳師，後主惧乃伪對以不聞其命。太宗怒，遂降從謙於南班。

既以家國丧亡，爵秩貶損，妃御不存，默默不自安，遂卧疾而卒。初從謙奉使宫口，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，後主無以計，每聞使至，必避之而已。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，卒。

后周氏

後主后周氏，司徒宗之少女。前后之妹，少以姻戚往來宮中。後主見其美姿容乃納之。前后疾將殛，忽見后入，乃問妹妹幾時至宮來，后時年幼不知嫌疑，即以實對曰："既數日矣。"后怒，遂面壁而卧，至死不顧。后既殂，常入禁中，至納爲后，乃成禮而已。將納彩，後主令交鵝被以繒彩使御書，極於侈靡。及亲迎，民庶觀者咸登於屋，有墜瓦而死。其夕燕羣臣，韓熙載而降皆爲詩以諷焉，而後主不之譴。自是士庶婚姻寢成風俗，及後主封違命侯，后封妃，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，未幾后亦卒。